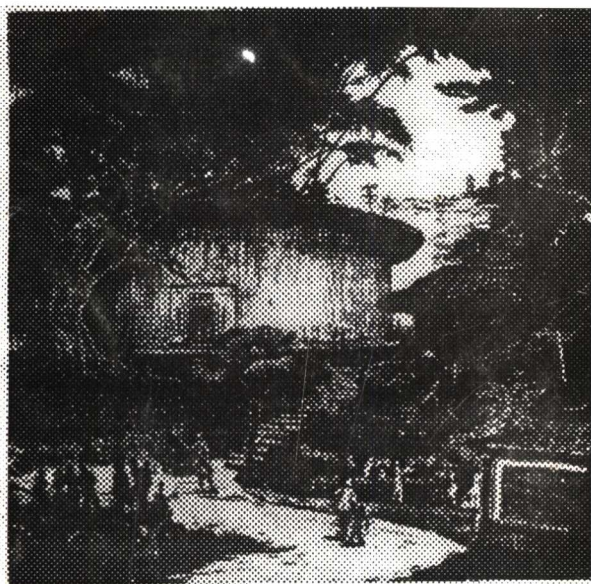


永定文史資料

盧嘉錫題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村新潮(版画)

廖春

编 辑	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顾 问	罗选才
主 编	张弘昌
副 主 编	黄佛宝
编 辑 委 员	江 城 张弘昌 苏志强 陈炎荣 范京增 胡大新 涂祥生 黄佛宝 赖守仁 赖品元(以姓氏笔划为序)
印 刷	华安县印刷厂
准印证字号	闽新出(岩字)内书刊第 94070 号(内部使用)
出 版 日 期	1994 年 11 月

卢嘉锡副委员长视察永定 1994.10.13~14.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卢嘉锡教授(祖籍永定坎市浮山)赴永定棉花滩视察水电站坝址途中,在汀江轮渡甲板上与地、县领导亲切交谈。

赖永生摄



胡博
仙士

◇再◇次◇返◇乡◇
为“胡文虎纪念馆”开馆剪彩。
右图,国务院总理李鹏为胡文虎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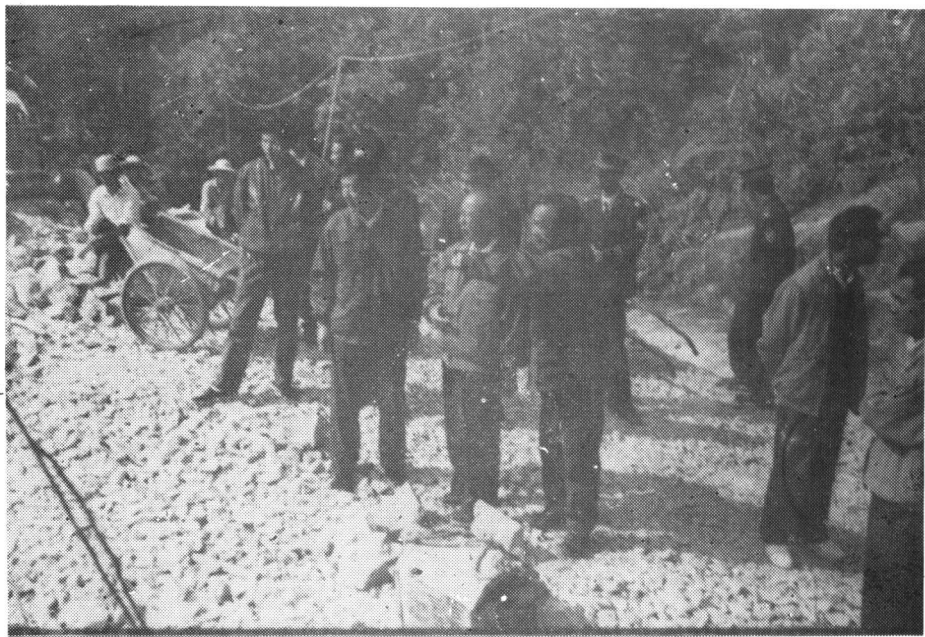
胡文虎纪念馆

李鹏



◀胡仙博士(右二)返抵故乡中川,受到热烈欢迎。(右三)为福建省委副书记林开钦,(右一)为龙岩地委书记黄小晶,(右四)为永定县委书记黄坤明。

(赖永生 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海军副政委卢仁灿少将(前左四)最近回故乡永定考察。图为卢老在棉花滩前期工程工地上。

(卢奎崇供稿)

▲永定县政协

在今年 10 月下

旬举办庆祝人

民政协成立 45

周年诗书画展

览会。图为谢耀

邦主席(左二)

陪同部分来宾

参观展览。

(谢汉钟供稿)



永定文史资料

第13辑

1994年11月出版

目 录

特 稿

悠悠故乡情

——卢嘉锡副委员长和他祖籍地永定的人民

..... 卢金崇(1)

土 楼 探 胜

编者的话 (8)

从分布和传播看圆楼之根在永定

..... 谢耀邦 卢炳仁(9)

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圆楼

——圆楼之根在永定初考 涂祥生(12)

我“侃”圆楼之根在永定 黄 梅(16)

「圆楼之根」三家谈

江集成和“圆寨之王”承启楼的兴建	江 城 江龙济(22)
振成楼的兴建及其建筑师傅	国 联(31)
有五大特色的永豪楼	黄慕农 黄 宝(37)
秋云楼和秋云楼人	赖锡云 章 概(42)
永定土楼到秘鲁“落户”	廖德润(45)

华 侨 资 料

一心扑在家乡公益事业上的老华侨罗迪光	钟亦鸣(49)
办报奇才	
——记原《星报》董事总经理胡榆芳	钱 才(62)
爱国华侨“硕莪大王”曾昭周及其弟曾昭敬	
.....	曾少奇 胡育文(78)
缅甸爱国华侨、诗人卢绍庭纪事	胡大新(81)
卢毓培生平片断	苏志强(86)
胡兆祥与萨镇冰的唱和诗	廖楚强(90)

台 胞 旧 事

甲午战争中在台湾积极抗日的永定籍举人江呈辉	
.....	江剑锋(93)

政 治 经 济

赖文清谈“闽变”中二三事	师 迁编写(96)
《话说“小香港”峰市》补遗三题	陈友槐(100)

永定农村经济体制变迁述略	赖宇仁(105)
永定土改概况	晓 风(110)
杂忆我在县工商联的经历	郑灿辉(洪 新整理)(117)

交 通 水 电

永定水运史撷谈	金 龙(121)
从“神仙渡”到铁索桥	廖寿祺(128)
建国以来永定县水电建设概况	郑慕岳 黄开煥(130)

文 教 卫 生

回忆在侨中工作的八年	郑友誼(136)
永定县官医局和中医师包涤初	包宏澍 包宏建 敖国珍初稿 余 易改写(142)

文 化 留 影

“谜圣”张起南的灯谜艺术观及其创作	江 城(146)
永定农谚一束	黄佛宝(157)

文 苑 撷 英

罗选才诗词选登	罗选才(162)
---------------	----------

- 封 二 卢嘉锡副委员长视察永定(照片,赖永生摄)
李鹏总理为“胡文虎纪念馆”题词
胡仙博士再次返乡(照片,赖永生摄)

封 三 卢仁灿将军在棉花滩前期工程工地上考察(照片,卢奎崇供稿)
永定县政协举办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45 周年诗书画展(照片,谢汉钟供稿)
封底版画 山村新潮(廖春木刻)

编辑室启事

本辑稿挤,未登佳作容在下辑刊出,敬请诸位作者鉴谅,并请继续源源赐稿,无任感荷。

1994 年 11 月

悠悠故乡情

——卢嘉锡副委员长和他祖籍地永定的人民

卢垚崇

今年10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教授,率领农工党考察咨询团来龙岩、永定进行视察、咨询活动。13日,他老人家特地到祖籍地永定坎市镇浮山村(“大溪尾”)探望乡亲父老,受到浮山人民热烈、隆重的欢迎。卢老从他父祖几代承接下来积存心头几十载,到近几年越来越强烈的回祖籍故乡探望的宿愿,这天终于实现,其欣慰自不言而喻。而浮山人从查考卢老世系到把他迎进村来,也前后历经十个春秋,其间情节,说起来还真有点话长。

早在1985年,有一天我跟永定一中特级教师卢郁蕴老先生谈起我们永定的著名科学家,他就告诉我:“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按,现转称院士)卢嘉锡,祖籍是你们大溪尾。这是我40年代在厦门大学念书时,亲耳听卢嘉锡的哥哥讲的。”这话既使我惊喜,又使我感受到这位大科学家全家族对祖籍故乡的拳拳思念之情。我当即把这个信息捎回浮山。立刻,这个1600人的山村掀起了一股查找卢嘉锡世系的热潮。老人们纷纷从记忆中去搜寻线索,年轻人到处去查找有关的谱牒资料。最后,从一位退休老干部家里保藏着的一本家谱中找到这么一条材料:(浮山卢氏)十六世祖拱辰公生三子——清亮公、瑞鸣公、周度公。周度公有三子——秀麟、光麟、陞麟。光麟公之子洁斋公迁台。洁斋公以下记载阙如。大家猜测,卢嘉锡这支家族很可能就是洁斋公的子孙。由于一时尚无从得到证实,便也未敢冒然与卢老联系。

1992年夏,在高陂派出所任教导员的卢启尧同志回浮山老家,听乡亲重

又提到上述那条材料，禁不住激动，当即给卢老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浮山人查找他的世系的情况，并把材料详细录呈。由于当时卢老正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又任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名誉所长，常来福州，便把信寄往省政协，托他们妥善转交。四个多月后，启尧竟收到卢老的一封字里行间充溢浓厚乡情的亲笔长信。信中先抱歉地说明，因为公务出国以致稽延了复信，然后详叙他的家世说：

“我家这个分支，确是永定县坎市镇浮山村（即大溪尾）人。先父二十二世霞村公在世时，曾谈及十九世洁斋公‘由汀永去台’，甲午战败，腐败的清朝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先曾祖父二十世立轩公率继曾祖母、先祖母曾氏、先父兄弟（先父霞村公，居长；先四叔父蔚其公，六叔父乃沃公）和先母郭氏返回大陆定居厦门。父辈和以上均已先后谢世，家谱也早已失传，无法查考。但根据来信测算，十七世周度公、十八世光麟公可能是我们这个分支的直系祖先，……先长兄雨亭已去世多年，他是厦门出生的（实际上二十三世和以后都不是在台出生的）。二十二世只有先父、四叔父、六叔父和姑母。四叔母、六叔母和姑丈都是厦门人。我这一支之后，二十四代在我这边有子五女二。长男嵩岳，是我们这一分支二十四代居长（1937年初出生），已55岁；次男咸池，三男象乾，长女葛覃，四男龙泉，五男凤林，次女紫蕓（她是1957年出生的，1985年赴美留学，已获博士学位，也已工作好几年）。……

信末，卢老对祖籍故乡人民对他的关心表示由衷感谢，并说：“回永定祖家看望乡亲父老近年内还有困难，希望代向家乡父老请安问好。”

这封信的内容顷刻传遍浮山，整个浮山喜气洋洋。时值浮山小学新建的教学大楼即将落成，浮山人和小学师生仰慕这位家乡的大科学家和教育家，特地以全体师生的名义给卢老写了一封信，汇报学校情况，请他为学校题写校牌。卢老立刻回了信，对师生们勉励有加，并题写了“浮山小学”校名横行直行各一

幅，又题词“科技富国教育兴乡”祝贺教学大楼落成。

卢老回复启尧同志的信，还被送到当时永定县委书记罗开洪同志（现任省侨办副主任）那里。罗书记看了，当即指示加强与卢老及其子女的联系，“永定经济腾飞要多多争取旅外智力支援，像卢老这样的大科学家和政治、社会活动家，更要努力争取他的指导和帮助”。不久，1993年春节将届，县委县府派出春节慰问组赴福州向住在省会的永定籍老同志拜早年，县委指派副书记简锦祥和我在1993年1月10日开完在厦门举行的智力支乡会议后，立即转往福州进行慰问活动，还特别交代要去拜会卢老。我们当晚抵达福州，次日即先分别与卢老的三儿、福州西湖大酒店总经理卢象乾和卢老长女、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工作的卢葛覃联系。我们先同象乾见了面，葛覃则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卢老还在北京，要过几天才能回福州来。当听到我们要去访她时，忙说：“你们是从家乡来的‘父母官’，应当我来拜会你们。”当天下午三时许，她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永定驻榕办事处，跟简副书记、谢耀邦副县长、陈文辉副县长和我以及驻榕办的同志们愉快晤谈，一起照了相，还共进晚餐。临别，一再感谢祖籍故乡人民和领导对她父亲和他们一家的隆情盛意，并说卢老回来一定向他转达。

由于还有许多任务在身，我们不可能在福州等候卢老回来，就先返回永定了。春节头一天——大年初一，我在浮山老家跟村党支部书记、小学校长一道挂电话向在福州的卢老拜年。卢老听到故乡人的声音，非常高兴，忙要我们代他向浮山全体乡亲父老祝贺新年，并感谢年前县委县府对他的慰问。春节后，我向罗书记汇报了此事。他指示，江棣章县长正在福州筹备举行智力支乡会议，要我去福州征求江县长的意见，看看能否邀请卢老亲临会议指导；同时，跟县志办的负责同志一道去，请卢老为新修的永定县志题写书名。永定即将成立电视台，拍摄录像片《故乡情》，也请卢老一并题写台名和片名。1月31日（正月初九）我就跟县志办的同志一起出发。次日傍晚赶到福州，才知道智力支乡会议已在31日上午举行，江县长等也已在当晚去拜会了卢老。另外，浮山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小学校长，今天中午从温州洽谈村办企业项目取道福州回家，也去拜会了卢老。我们请示了江县长以后，便再跟卢老电话联系，他不但毫不嫌麻烦，还很高兴地答应在第二天上午接见我们。

2月2日上午9点,我们由葛覃同志引路,前往卢老的办公室。我们的心情都未免有点紧张,可一出办公室那层楼的电梯口,见卢老已站在面前,笑容可掬地连声说“欢迎欢迎”,一面与我们热情握手,我们的紧张情绪顿时一扫而光。跟着卢老越过办公室的外间——接待室,一直来到内间工作室,迎面就首先看见挂在墙上的一本93年的“永定圆楼”大挂历,一股浓浓的乡情立刻涌上心头。墙上还挂着江泽民总书记与卢老的合影,以及郭沫若、方毅等书赠的条幅。此外,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壁大书橱内密密放着的书籍了。大家坐定,卢老先娓娓而谈:“我家的确是从永定坎市浮山迁出来的。先父曾对我说,先高祖去台湾时,是坐着一条小木船,摇摇晃晃地出了浮山,又坐着小木船摇摇晃晃过台湾的。……”我说:“我父亲就是在永定河上撑木船为生的。解放后,公路运输发达,才在家种地。”乡亲情,就在这无拘无束的笑谈中越来越浓地弥漫在整个办公室内。谈话中,我们把县志办赠送给卢老的《龙岩地区志》翻开,指着地图上的永定河对卢老说:“坎市是永定河上游的一个码头。顺流而下,经永定县城,直到芦下坝,汇入汀江。旅客在此起岸转入广东境内,再沿韩江到达汕头市——韩江的出海口。与汕头隔海相望的是台湾台南市。”“对了,对了,”卢老接口说,“先高祖就是沿这条路线去台湾的,他就定居在台南,甲午战后,先曾祖才举家迁来厦门。”沉思了一会,他又说:“过去我有本小家谱,几次搬家,丢失了。还有一幅先高祖的画像,也丢了。……解放后的1951年,我在厦大教书,理学院一度迁到龙岩东肖(白土),我随着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东肖离坎市只有几十里,可惜那时没有回去。……”我们马上接过话茬:“方便的时候,请您老人家回浮山老家走走,乡亲们盼望着哪!”他笑着说:“一定尽力争取。”谈着谈着,不觉已过了四十多分钟。我们不敢多打扰,便在跟卢老合影,并把题写书名等请求提出,得到他笑允之后,起身告辞。临别,我们邀请他下午是否能到永定驻榕办坐坐,他还没回答,葛覃立刻怂恿:“难得出去,走一趟散散心也好。”老人便爽快地说:“好,下午三点去。请公安局派车。”接着把我们送到办公室门口,又一一握手,才目送我们走进电梯离去。

下午,我们按时把卢老接来驻榕办。除江县长等人外,原永定县长现任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姜安荣同志也先期来到迎候。大家团团围坐叙谈,亲热得就像

一家人。我们对卢老说：“您到了驻榕办，就是到了家乡啦！”卢老说：“对！以后还要争取到永定，到坎市浮山。”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拉家常，直拉到五点钟，卢老才和大家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

通过这一连串的接触，卢老对祖籍故乡的感情越发深厚了。他时时关切着来自故乡永定的消息，对有益于故乡发展的事情，只要能办到，无不愉快地尽力去办。93年5月初，投入50余万元兴建的永定新汽车站即将落成，县领导和龙岩汽车运输分公司决定请卢老题写站名。14日，得悉卢老在福州，分公司领导即会同永定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坐分公司专车直驰福州，次日趋谒卢老。尽管卢老正十分忙碌，还是立刻坐到写字桌前，认认真真握笔写好了站名。在这前后，他还亲笔题词，祝贺永定一中的八十周年校庆。而故乡人民，也把卢老对故乡的关心和热爱，把企盼他回来探访的心情，写成消息、通讯，刊登在《永定乡讯》、《闽西日报》、《福建侨报》、《农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上。卢老跟祖籍故乡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1993年冬，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接见全国智力支边扶贫经验交流会暨表彰大会代表时，卢老说他每年都要考察一个地方，94年考察地点尚未决定。农工党福建省委负责人当即请他来福建考察。他即表示可以考虑，接着又说，“我的祖籍在福建永定坎市，可我从未到过。我也还没有为祖籍地做过什么好事、实事，能到那里去考察一下的确很好。”这一信息传来，永定县委书记黄坤明指示统战部立刻向省委统战部送上《请求农工党中央对我县开展科技扶贫的报告》，1994年元月，永定县政协主席会议（扩大）又向县委提出主席建议案，要求及早落实迎接卢老回永定视察的各项工作。县委接到建议案后，非常重视，当即决定在组织向旅外老同志进行春节慰问活动时，派专人跟卢老进一步联系。1月下旬，我作为县政协副主席，被指派与县人大、县经济协作办的负责同志一起组成慰问团到了北京。29日下午，由龙岩驻京办负责同志陪同，到卢老的家拜谒。见到时，卢老十分高兴。我们向他转达县委县府对他的问候，向他拜早年，他连声致谢。我们又把县委统战部的报告副本呈给他看了，并表达了故乡人民企盼他回来视察的殷切心情。卢老忙说：“今年一定争取回永定考察。”

4月22日,农工党中央派出的数名干部抵达坎市浮山访问,当晚又听取了县领导的县情和工业咨询项目介绍。他们回京后向卢老作了详细汇报。9月8日,农工党中央致函福建省人民政府,告知卢嘉锡主席率考察咨询团来龙岩地区活动的日程和团员名单。考察团团长卢嘉锡;副团长为:方荣欣,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姚峻,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卢浩然,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福建省主委。团员九位,都是造诣深湛的专家、学者、教授,或部门负责人。

永定县为做好考察团的接待工作,特地成立了以江棣章县长为首的接待委员会,并立即周密部署,随之一一落实。

10月13日,卢老一行在龙岩活动结束后,于9点30分来到永定坎市街中心环岛。一下车,就被欢迎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人人都要一睹他老人家的丰采。卢老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好容易穿过人群进入休息室,听了坎市镇领导所作的镇情汇报和东街大道建设规划简介,便驱车直赴浮山。

整个浮山早就沸腾起来了。首先迎接卢老一行的车队的,是村口的一座壮丽的彩门。浮山小学的小朋友们,齐集道旁,挥舞着一束束绚丽的鲜花,向卢老和考察团高喊着欢迎口号。穿过欢迎花丛,卢老来到祖祠前。乡亲父老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迎候。卢老听了关于他的世系的详细介绍之后,频频点头,并连连向乡亲们致谢,感谢大家帮他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根。车队继续开到“添丁坪”——当年卢老的高祖父出发前往台湾的渡口。坪上有四株枝繁叶茂,树干有数人合抱那么大的老榕树。先前,渡船的缆绳就系在这几棵树上。卢老的长子卢嵩岳海军大校和长女葛覃,一左一右拥着卢老,在大榕树下合照了一张像,以表示他们对高祖父的深深怀念和对祖籍地的深深眷恋。

卢老接着参观了浮山小学,看见新建的三层十二间的教学大楼顶上,“浮山小学”四个大金字熠熠生辉,卢老笑着说:“这四个字是我写的啊!”话语间掩不住对老家人民重视教育的敬佩和欣慰之情。这时,县煤炭公司经理和坎市中学校长也赶来了,他们特地来向卢老致谢,感谢他也为他们题写了公司名和校名。

下午,卢老满载着祖籍故乡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浮山,到永定西南边陲

的峰市，视察棉花滩水电站坝头坝址。他仔细听取了电站工程负责人的汇报，对这项能给永定人民带来巨大福利的工作，十分赞赏，表示回京后一定向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提出建议，力促其尽早上马建成。

14日上午，卢老率考察团来到岐岭乡新村，深入贫困户各个家庭，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听取他们对扶贫脱贫工作的意见。随后又参观了岐岭乡友源竹木工艺厂。这是一家华侨独资企业，效益相当高，产品畅销国外，为许多贫困户提供了较好的脱贫门路。卢老称赞他们的成绩和贡献，一破视察期间不题词的例，在一块很大的竹拼版上，挥毫写了“竹木常青”四个遒劲大字，赠给工艺厂的员工。

最后，考察团参观了著名圆楼——洪坑振成楼。下午，考察团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卢老率领下离开永定回京。其间，卢老的子女还抽空折回浮山，跟乡亲们促膝深谈，了解到了更多的乡情，进一步加深了乡谊。

卢老率团回京了。故乡人民深深感谢他对乡亲们关心和鼓励，感谢他这次卓有成效的视察即将带来的对故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促进。我们敬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希望他和他的儿孙们将来能再次回到故乡来，那时，故乡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和更出色的建设成就来欢迎他们。

“圆楼之根”三家谈

编*者*的*话

全世界人士惊叹赞誉不置的永定土楼,特别是永定圆形土楼,不仅是丰饶的旅游资源,而且是丰饶的学术研究资源。人们在为圆楼的伟丽神奇而如醉如痴的同时,也生出了许多问号。“圆楼是怎样产生的?”就是近几年关于土楼讨论得最广泛最“热门”的话题。1988年,黄汉民先生的《福建圆楼考》发表,首先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令学术界内外瞩目的“圆楼之根在漳州”的论点。但随即引起了许多质疑和异议,方拥教授的几篇影响广泛的论著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普通百姓,以自己的调查研究或发现,论证了圆楼之根在永定。为了有助于这个热门的意义重大的讨论得出正确结论,繁荣土楼学术研究,本刊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邀请一些关注这个讨论的人士进行笔谈。下面刊出的一组三篇文章,就是从笔谈中选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整理和提供了已有的或新近发掘出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圆楼之根的看法,供研究或有兴趣于圆楼渊源的各界人士与广大群众参考。我们还殷切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发掘和提供更多有科学价值的新鲜资料或研究线索。如能写成文字摄下照片投寄本刊,尤无任欢迎。

为行文简便,本组文章中的“圆楼”,均指一般为三四层的外围呈圆形的大土楼,它也常被人称为“圆寨”。这里先总的说明一下,以便阅读。

从分布和传播看圆楼之根在永定

谢耀邦 卢祯仁

圆楼之“根”在哪里？有人说在永定，有人说在漳州。到底在哪儿，我们且先来看看一些客观事实。

一是看圆楼的分布。“圆楼之根在漳州”的论者，所持的一大论据便是“闽南人的圆楼比客家人的圆楼多得多”。果真如此吗？查永定的圆楼，绝大部分座落在东南部。就以这一带而论，据不完全统计，有 300 多座。闽南方面呢？《福建圆楼考》估计漳州及其属县有圆楼 300 座；另有统计为 700 座。若前者准确，则几近于永定；若后者准确，则似乎比永定“多得多”。然而，稍微仔细核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结论都有乖事实。首先要澄清的是，漳属南靖县这个漳州圆楼的“大户”，它所拥有的 216 座（一说 210 座）圆楼，大多数建在梅林、书洋等乡的客家人村落里。余下的虽不在客人村落，却又大多或为客家移民所有，或为客家工匠所建。所以，南靖的 200 余座，绝大部分不宜计入漳州圆楼而应划归客家圆楼。扣除了这一笔数字，漳州圆楼若说有 300 座，则其实不过一百座左右，漳属八县（市），平均每县（市）仅十零座而已。这样，从总数看，漳州一百左右，永定则为三百多；从平均数看，漳州一县十余座，永定仅湖坑一乡就有 64 座。请问，究竟“闽南人的圆楼比客家人的圆楼多得多”呢，还是客家人的圆楼比闽南人的“多得多”？若说漳州圆楼有 700 座，那么，据方拥教授调查估算，除南靖外，漳属各县市中的圆楼为客家人所有者，尚有平和县的约 150 座，诏安县的约 50 座；漳州市及其他漳属县也有若干。如此，则漳州所拥有的圆楼，实数最多不过与永定东南部所拥有的 300 多座相近。但永定境内除东南部外，其他地方还有圆楼，其绝对数并非微不足道。那么，说永定圆楼多于漳州圆楼，恐怕也不过份。至于客家圆楼，那应该是比漳州圆楼“多得多”了。说到客